



0
07
8

草原小交通

草 原 小 交 通

北 京 人 民 出 版 社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收入两个短篇。

《草原小交通》，通过草原抗日游击队小交通员宝力图和敌人斗争的故事，刻画了宝力图的英雄形象。

《斗“狼”记》，描写的是放羊娃铁墩和他的小伙伴们不畏强暴，同地主恶狼展开斗争的故事。

作品故事生动，文笔流畅，语言上口，适合青少年阅读，也适于给学龄前儿童朗读。

封面：杨一明

草 原 小 交 通

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

北京印刷三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.375印张 20,000字

1974年5月第1版 1974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60,000

书号：10071·91 定价：0.11元

目 录

草原小交通	杨书坤(1)
斗“狼”记	马景忠(20)

草原小交通

杨书坤

一九四三年，日寇虽说已经成了秋后的蚂蚱，眼看蹦跶不了几天了，可是在内蒙大草原上，为了对付一支草原游击队，他们还象疯狗一样地到处进行扫荡，妄想拔掉这个眼中钉，一口吞掉这支抗日队伍。咱们的游击队早就摸准了日寇的脉数，始终象把尖刀一样插在敌人的心窝里，敌人越猖狂，就越是神出鬼没地到处打击他们，把他们整治得晕头转向。

那年刚一入冬，内蒙大草原就已是一片皑皑的白雪了。草原上没有牧群，也见不到人烟，只有高傲的雄鹰，迎着疾风暴雪在盘旋、翱翔。

这一天，天已经大亮了。呼呼的西北风刮得正紧。大雪下了一夜，还在飘飘洒洒地下个不停。就在这时候，在通往色音努图克集镇的大道上，“夸，夸，夸”地奔驰过来一匹白色的骏马。这马翻开四蹄，甩平

了尾巴，跑得飞快。打远一看，擦着地皮，就象一溜烟儿似的。骑在马背上的，是一个十四、五岁的小伙子。这小伙子，个头不高，身穿老羊皮的蒙古袍，腰扎宝蓝色的腰带，头戴一顶半旧的狗皮帽；红扑扑的圆脸庞，浓眉大眼，看上去又机灵，又洒脱。他紧抖缰绳，趴在马背上，只顾一个劲儿地催马赶路。

这小伙子是谁？他就是内蒙草原抗日游击队的一个小交通员，名字叫宝力图。今天是要到敌人占领的色音努图克集镇上执行一件重要的任务——去接一位上级派来的老陈同志。

小宝力图今年虽说刚满十五岁，可他已经是干了三年多的“老交通”了。说起小宝力图当交通来，这里头还有段故事呢。

小宝力图是个苦蔓上的瓜。爸爸被日寇抓去当劳工，一去再没音信；妈妈得了一场病，狗腿子说是闹瘟疫，硬给活活地拉去烧死了。剩下小宝力图孤苦伶仃一个人，不久便被王爷抓去当了放羊娃。这新仇加旧恨，在宝力图小小的心坎上，早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。那年冬天，一场暴风雪卷走了小宝力图放牧的几只羊。狠心的王爷知道了，竟叫打手们把他打得皮开肉绽，死去活来。小宝力图没掉一滴泪，也没告一声饶，当天夜里便带着满身的血迹伤痕，逃出王爷府，

躲进了荒凉的草甸子。

正是扬风挠雪的腊月天，小宝力图摸着黑儿，在草甸子里转了多半宿。他浑身是伤，再加上连冻带饿，没等走出草甸子，就一头栽倒在雪地上，不省人事了。

小宝力图迷迷糊糊的，就这么睡呀，睡呀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忽然被一阵“唔呜唔——唔呜唔——”的牛角号声吹醒了。他醒来揉揉眼睛一看，嗯？是间小土坯房子；再看看自己，躺在一张铺满干草的行军床上，身上还盖着军用毯子和皮大衣。他莫名其妙地打量了一下四周，只见地上放着一堆草，象是有谁在那里睡过；再抬头看看墙上，啊？！怎么挂着日寇的军用望远镜和水壶？！小宝力图大吃一惊，心说：“坏了！我怎么睡到敌人窝里来了？”他猛地跳下床来，撒腿就往门外跑。

“小家伙，你要上哪儿去呀？”

一只大手突然按住了他的肩头。原来他跟进屋的一个大高个子撞了个满怀。抬头一看，站在他跟前的是个粗眉大眼的蒙族人。这人一身旧军装，腰间还别着一支乌黑发亮的手枪。小宝力图心想：噫，原来是狗腿子伪军呀！一想到这儿，他眼前又闪出了妈妈被狗腿子活活拉去烧死的惨状。他恨得瞪圆了两眼，一咬牙一哈腰，猛地扑上去就要夺那人的枪。

“嗨，小家伙还真有两下子呀！”大高个子一把抓住他的手，喜爱地问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小宝力图挺着胸，扬起头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狗腿子！我跟你拼了！”

“怎么？还要拼命？”这个人看了他那副愣头愣脑的倔强劲儿，忍不住地哈哈大笑起来，并把他重又按坐在床头，亲亲热热地说：“小家伙，我们可不是伪军狗腿子，我们是专打日寇和伪军的游击队呀！”

小宝力图听了这话，半信半疑地抬起头来。他这才注意大高个子帽沿上边有颗闪闪发光的红五角星。这红五星，不正是爸爸常说的那颗红星星吗？小宝力图早就听爸爸讲起过草原上有一支专给穷人打天下的游击队，他们人人头顶红星星，个个都是英雄好汉。难道真是他们吗？小宝力图的两只大眼睛一下子明亮起来了。他高兴地问：“你们真是头顶红星星的游击队吗？”

“是啊，我们正是共产党、毛主席领导的抗日游击队，是蒙、汉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啊！小家伙，我们把你从草甸子里抱回来，你已经整整地睡了一天一夜了。看你身上这些伤，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嗯？”

小宝力图听到这里，才知道确实是游击队救了自己的命，两行热泪扑嗒扑嗒地再也忍不住地滚落下

来。他“哇”地一声哭倒在亲人的怀里，一五一十地倒出了满肚子苦水。大高个子深情地听他诉说着。说到最后，小宝力图一个挺身站起来，抹了把眼泪说：“叔叔，你们把我收下吧！我也要打鬼子和伪军，给爸爸妈妈报仇！我哪儿也不去了，收下我吧！”

大高个子原来正是游击队的队长舍布格同志。他打心眼儿里早就爱上了这个苦大仇深和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伙子，当时便同意了宝力图的要求。打这儿起，小宝力图便当上了草原抗日游击队的一名小队员。

小宝力图真是一棵革命的好苗苗。在党的阳光雨露培育下，他很快地成长起来；出生入死的战斗生活，更使他练就了一身马上的好武艺。队长见他胆大心细进步快，又考虑到他年纪小，不被敌人注意，转过年来便试着让他当上了小交通。

自从跑上交通以后，小宝力图锻炼得更加机智勇敢了。他十分出色地执行着各种重要任务：有时揣着重要的情报从敌人眼皮底下走过来；有时又送些同志从敌人的封锁沟和卡子口上穿过去。队上的同志们没有一个不喜欢他的，都夸他说：“小宝力图真是个好样的！”

小宝力图每次外出执行任务，总是连说带笑的，嘴里还不停地哼着歌子。可是今天却一反往常地沉默

起来了。他一路都在留神察看着四周的动静，反复考虑着这次任务的严重性。临出发前，队长再三嘱咐他：“小伙子，老陈同志是带着党和上级的重要指示来的，关系着咱们草原上今后如何开展对敌斗争的大事。眼下敌人就象打乱了的狼群一样，疯狂得很。你一定要小心沉着，把他安全地接到队上来，千万不可麻痹大意呀！”

小宝力图在马上正想得出神，刚转过一个沙坨子，那马突然脖子一扬，耳朵也朝前竖起老高来。这马一直跟着小宝力图，每当有什么情况或动静，总是机警地扬起脖子等候主人的命令。小宝力图心里一紧，赶忙拽住了缰绳。只见远处“刷”地一闪，原来是只黄色的野兔子从路边钻进草棵里去了。小宝力图长出了一口气，嘿嘿地笑了。他拍了拍马头，亲热地说：“白驹子，你真是个小机灵！咱们今天出来可不能打野物，还得赶进镇子有重要的任务呀，快跑吧！”那马就象听懂他的话似的，回头看了看它的小主人，并亲昵地晃了下脑袋，才又继续跑了下去。小宝力图这时才发觉刚才由于一阵紧张，手里的缰绳都攥得满是湿漉漉的汗水了。他埋怨自己说：“不行呀，我这样毛手毛脚的，象个傻狍子，怎能完成任务呢？队长说得对，任务越艰巨，就越要镇静才是！”……



小宝力图一路自言自语地想着事情，不觉已经走出大草甸子，眼看就要到色音努图克了。天渐渐地放晴了，太阳也露出了笑容。小宝力图放缓了缰绳，掸了掸身上的雪花。他跳下马，把几张狐皮往肩上一搭，便装成赶集的猎人，大模大样地混过敌人岗哨，走进了集镇。

色音努图克是一座热闹的大集镇，有条由东向西的街道。街中心北首是一座金顶黄琉璃瓦的喇嘛庙。街道两旁有的是卖玉器和绸缎的小店铺；有的是挂满腰刀、鞍辔、头巾和首饰之类的席棚子；除此之外，还有一起连着一一起的卖些盐、茶、烟叶之类的车摊和地摊，真是五花八门，好不热闹。再看那街上的行人，有到庙里烧香拜佛的，有来赶集做买卖的，人群、马帮、骆驼队也是你来我往，缕缕行行。

小宝力图牵着马，夹在人群里，绕路走到庙门附

近一家卖奶茶的铺子跟前，便站住了。卖奶茶的格巴老爷爷，是游击队上的一位老地下交通员。按照约定的时间，小宝力图正是要在这里和老陈同志接头见面的。小宝力图拴好马，走进铺子，在临街一条大板凳上坐了下来。格巴老爷爷知道小宝力图今天有重要的任务，还象往常一样装着并不认识的样子，给他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奶茶。



小宝力图赶了半天路，还真有点饿了。他把带来的炒米泡在奶茶里，一面大口大口地吃着，一面留神观望着过往的行人，等候老陈同志来接头。可是他左等右等，约好的时间早过去了，始终不见老陈同志来。抬头看看天色，太阳都快正

当午了。小宝力图心里象开了锅的奶茶似的，不住地翻腾起来，就连格巴老爷爷也皱起眉头，觉着有些纳闷了。老陈同志怎么还不来呢？是路上耽搁了，还是出了什么差错？刚才格巴老爷爷偷偷地告诉他，这几天镇上又新调来不少伪军。日寇为了搞什么“强化治安”，最近还在镇里镇外加派了不少特务和岗哨。老陈同志今天来，不会遇到什么意外吧？！



小宝力图正在着急纳闷，突然，从一辆车摊后面闪出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汉子。这人头戴一顶大耳狐皮帽，身穿一件古铜色蒙古袍，肩上斜搭着一个土黄色的布褡裢，看上去就象个普通的旅蒙商贩，可是小宝力图一眼便认出了他的暗记。对，正是老陈同志！小宝力图强按住心头的高兴，赶忙站起身来，把几张狐皮往肩上一披，拉起马缰绳，便朝那人走了过去。

“卖狐皮！卖狐皮！茶砖换火狐狸皮！”

小宝力图一面吆喝着，一面偷眼瞟着那个人。可是一连吆喝了几遍，那人只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没有答话，反倒转身走开了。

这下可把小宝力图弄糊涂了。他想：莫非是自己粗心看错人了？可再一仔细打量那人的穿戴和暗记：土黄色的布褙子，那褙子的下角上补着一块红色的小补丁。对呀，一点也不错呀！小宝力图再也沉不住气了，没等那人走远，便三脚两步地穿过人群，重又绕到那人的前头。

“卖狐皮！卖狐皮！茶砖换火狐狸皮！”

小宝力图这回索性托着狐皮走到那人的跟前去了。那人微微地皱了下眉头，却又坦然地看了看小宝力图，用很流利的蒙古话说：“小兄弟，我看你这皮子不象是火狐狸，倒象是草狐狸。”

小宝力图听了他的回话全对，别提有多高兴了，心说：“老陈同志，我可把你等来了！”可是并没等他开口说话，就见老陈同志一把提起狐皮尾巴，连连向身后摇了几下，压低嗓门说：“有尾巴，快走开！”

小宝力图机警地朝老陈同志身后一看，啊！原来离着二、三十步远的地方，有两个家伙正在贼眉鼠眼地盯着老陈同志！小宝力图猛地一惊。老陈同志没容他再多说什么，只用一种非常坚定而沉着的眼色看

了看他，象是在说：“快躲开，由我来对付他们！”便转身走去了。

小宝力图往下拉了拉狗皮帽子，钻进了人群。只见老陈同志又故意转了几家店铺，看看走近街口上，便非常坦然地走进一家卖烤肉的席棚，在一条大案板的横头上坐下了。

那两个贼头贼脑的家伙，骑马尾随着老陈同志走到烤肉棚子附近，便在街对面一溜小土墙后面停了下来，还是紧紧地盯住不放。小宝力图看在眼里，急在心头。在三年多的战斗生活里，再猛烈的炮火他也钻过，再艰险的难关他也闯过，可是象这样急人的场面，他还是头次遇到。他手托着狐皮，正在出神发愣，忽觉身后有人拉了他一下。回头一看，原来是格巴爷爷家的小满达。小满达今年十三岁，人虽小却很机灵，经常帮着爷爷跑跑道送个信，也是小宝力图一个顶要好的小朋友。小满达把宝力图拉到一个背静的地方，悄悄地说：“是爷爷叫我来的。爷爷可不放心了，叫我问问你找见那位同志没有？”

“我是找到了，可是真糟！有两个狗特务不知怎的盯上了他的梢！看样子很难甩开了！”小宝力图说着，就把对面的老陈同志和那旁两个狗特务指给小满达看。



“那……

那可怎么办呀？”小满达急得直跺脚。

“你回去告诉爷爷放心吧。就是豁出这条命，我也要把老陈同志接回去！”

小宝力图紧攥着拳头，涨红着脸，正在一字一板地说

着，忽见那两个狗特务嘀嘀咕咕地咬了一阵耳朵，其中一个人拨转马头，便一溜马鞭地跑走了。小宝力图心急似火地说：“糟了！”小满达也着急地说：“那小子准是叫人去了！咱们得赶紧想办法呀！”小满达急得头上直冒汗，他唰地从靴筒里抽出一把匕首，果断地说：

“趁这会儿就他一个人，我去干掉这条狼崽子，你带着老陈同志走！”小满达说着就要跑去动手。小宝力图一把拉住他说：“硬拼不行呀！打狼惊了群，那会叫敌人堵住，一个也出不去的！”

“那……那……”小满达急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

小宝力图紧皱双眉望着狗特务，两只大眼珠子滴溜溜地转了几下，突然，他一把拉过小满达来，凑近耳边说了几句什么。小满达一拍大腿，高兴地说：“那太好了！香火头庙里有的是，我马上去！”说着便一溜烟儿地跑去了。

留下来的那个狗特务，看上去活象个瘦猴儿。他高高地骑在马背上，只顾直眉瞪眼地死盯住老陈同志那个方向，却万没料到我们的小满达已经悄悄地、飞快地顺着小土墙溜到他的马跟前，欠着脚尖儿，把几小截烧着的小香火头儿偷偷地塞进那匹大马的耳朵里面去了。那马先是觉着有些痛痒地摇了摇耳

